

宋元明清艳情奇案



上海書店

182

宋元明清艳情奇案

邵朔方 主编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沪新登字 119 号

责任编辑 剑 箫

封面设计 华 谷

宋元明清艳情奇案

张明方主编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
上海书店出版社发行

江西省武宁县印刷厂印刷

1994年10月第一版

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7.25 字数:158千字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7-80569-974-7/1·251

定价:5.80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绣鞋案 | 1 |
| 陆厨案 | 18 |
| 美少年血洗白衣庵 | 31 |
| 贾秀才报怨 | 43 |
| 石榴情结 | 56 |
| 新娘洞房失踪案 | 74 |
| 徽商案 | 86 |
| 闺娘殉情记 | 98 |
| 任孝子杀妻 | 107 |
| 镇国寺小和尚殉情 | 123 |
| 蒙冤得妻 | 136 |
| 莺莺告状 | 147 |
| 乔太守巧判风流案 | 157 |
| 倩女幽魂 | 175 |
| 尼庵遗恨 | 186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官子巷偷情自杀案 | 202 |
| 宋惠莲被逼自杀案 | 221 |

绣鞋案

明代崇祯十年秋天，定州城东郊李家庄发生了一件离奇的连环命案。

青年村民李阿强，今年春上娶了邻村傅家村的女子傅小娇为妻。守寡多年的李母近年患了关节酸痛症，时常要发作，行动不便，见新过门的儿媳心灵手巧，为人又随和，就把家事托给小娇操持。小娇今年刚满十八岁，身材苗条，体态匀称，皮色白净，俏丽的脸上长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。她料理家务有条不紊，很能体贴人，对婆母又孝顺，惹得比她大三岁的丈夫阿强煞是喜爱。所以，小俩口感情似漆如胶，一家生活，过得和睦称心。

然而，那小娇毕竟还年轻，刚离娘家来到夫家，尽管两口子新婚燕尔，难舍难分，但有时闲下来，就免不了惦念自己的父母，很想回娘家去探望双亲。可是说来也怪，傅家村离此地只有四里多地，不过半个时辰的路程，自从新婚时按礼仪规定，由新郎陪着新娘回娘家住两天，以后阿强很少陪她回去，更不让她独自回娘家。原来阿强曾风闻小娇婚前在傅家村上有个“相好的”，所以他心里一直防着。

夏去秋来，庄稼成熟，一片丰收景象，村民们都喜上眉梢，

相互庆幸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阿强母亲的病也觉得好多了。按照往年习俗，丰收年份要酬谢社神，今年傅家村决定在秋社日举行祭祀社神活动，并且还要搭戏台请戏班子来演戏。在秋社日前两天，小娇的父母差家人来阿强家传言，打算迎小娇回娘家小住几天。这天正巧阿强不在家，阿强母亲就同意了。于是小娇打扮一番，告辞婆母，提了小包裹随来人回傅家村娘家去了。阿强傍晚回家，发现妻子不在，问了母亲，方知是岳家接去了，心里有点埋怨母亲轻易放走了小娇，但不便说出来，吃过晚饭，就回房睡觉。

入夜，阿强独自躺在床上，回想半年来夫妻情浓，恩爱甜蜜，如今却床上空荡荡的，只能抚摸小娇的空枕。他又担心小娇出事，所以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好容易熬了一夜又一夜，到了秋社那天傍晚，阿强备了点礼品，告辞母亲，去岳家准备接妻子回家。

阿强到傅家村，已是夜幕降临，见村中心的街场上灯火通明，并排摆开了由八张桌子拼成的祭神坛，烛光摇曳，香烟袅袅，祭坛上供了三牲、谷物和许多果品，人们喧嚷嚷嚷，围着观看。他走进岳家场院，见院里搭了戏台，台上正在演全本《白蛇传》，戏台周围村民们看得正高兴。阿强进到岳家，拜见了岳父岳母，并赠上礼品。刚坐下同岳母寒暄，见岳父出去把正在看戏的小娇叫了来。阿强看到三天不见的妻子，觉得她今天格外水灵动人，恨不得上前拥抱她，只是岳母在侧，不便太亲密，就拱了拱手，一本正经地对小娇说：“娘子，为夫接你来了。”

小娇见丈夫如此模样，佯嗔地上前悄悄拧了一下阿强，说道：“今夜演全本《白蛇传》，到天亮才能演完……”

岳母见女婿平时很少来岳家，有意留他，插嘴说：“阿强，

你也留下看完戏，到明天早晨同小娇一起回家吧。”

岂料，阿强太不理解岳母和妻子的心意了，他执意要当夜带小娇回家去，可是不好意思在岳母面前说出内心的理由，就找了个借口，推说母亲旧病复发，行动不便，需要服侍。听说亲家身体不适，小娇母亲就不便说什么了。然而，小娇心里明白阿强的心思：他为了催自己回家，就撒了个谎。但她不去点破他，只是一心想把戏看完，就对阿强说：“即使母亲身体不造，她老人家现在也已睡了，估计不会有什么事，还是我俩看完戏，明天早晨回去服侍也不迟，嗯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小娇母亲表示赞同，她接着说：“小娇平时操劳家务忙忙碌碌，难得看一回戏。”

阿强见母女俩一唱一和，觉得说不过她们，有点发窘，他嗫嚅了半晌，突然悻悻地脱口对小娇说：“你不回去，我先回家了！”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岳母见此情景，愣愣地望着阿强的背影，有点不解，转而对小娇说：“这个阿强，也真是……”

小娇只是对母亲笑了笑，不去阻拦阿强，因为她知道，阿强的犟脾气又发作了，她心想，待明天回家后，对他温存一番，他就会回心转意的。于是她又去看戏了。

阿强离开傅家村，趁着月色，一路走得很快，他边走边想：“这个小娇，只图看戏快乐，不想想夫妻间枕席恩爱的情谊，又不给我这个作丈夫的一点面子，硬是不肯跟我回家……”他越想越气愤，气愤之下，他打定主意，要想办法羞辱一下妻子。他回到家里，见母亲已入房睡了，就自己上灶烧了饭吃。这时，听他母亲隔着房问：“阿强，回来啦？”

“嗯。”阿强边吃边回答。

“小娇一起回来吗？”母亲又问。

阿强告诉她：“小娇今夜在看戏，明天早上戏演完后才回家。”

吃完晚饭，阿强进了自己房间。不一会，他听见母亲房内起了鼾声，料定母亲已经睡着了，便悄悄离家，又急急地向傅家村走去。

夜深了，傅家村里的祭神仪式已经结束，街场上祭坛和灯火已经撤去，但是岳家院场上的戏还在演出，不时传出锣鼓声，人们的哄笑声。阿强躲着人们穿过街场，蹑进岳家旁边的矮屋，他知道那里与戏台挨得很近。阿强从矮墙破砖的空隙中向外看去，场上观戏的村民尽收他的眼底，他的目光搜索到岳家右边廊檐下，见到了小娇，她正在同村中二、三个小姊妹坐在八仙桌的边沿上，边嗑瓜子边笑语指看，看上去她很高兴。这时阿强一股无名妒火不由升起，于是他偷偷地潜到廊檐，钻进小娇坐的八仙桌下。事也凑巧，当时戏正演在节骨眼上，锣鼓齐鸣，满场哄喧，小娇看得正在兴头上，不觉一只脚垂了下来，正巧垂挂在阿强头上方，阿强见小娇只管凝神看戏，就伸手轻轻地把那只脚上的绣花鞋脱了下来，揣在怀里，又偷偷地溜了出去。

阿强怀揣绣花鞋，急速地回到家里，悄悄关好门户，躺在床上，心里很有些得意，他想，明天早晨小娇回来时，非奚落她一番不可，也好解解心头之恨。

小娇被脱去绣花鞋不久，觉得右脚有点冷，用手一摸，她发现脚上的绣鞋竟然不见了，她猜想是哪个放浪青年干下的轻佻举动，心中不免一阵慌乱，感到十分羞愧，很懊悔没有跟着丈夫回家。同时，她怕周围小姊妹和熟人发现自己丢失了绣鞋，受他们嗤笑。所以她再也没有心思继续看戏，只得推说要

解手，急匆匆下桌进屋，找了几尺帛布把丢失鞋的右脚缠裹一下，告诉父母说，打算回家去了。

小娇父母听后很惊讶，说：“不是已决定等看完戏，明天一早再回去吗？”

小娇隐瞒了丢失绣鞋的事，只是推说：“婆母身体不舒服，我看戏心里也不安稳。”

“这倒也是的。女儿嫁给了人家，总归是人家的人了么，时时想着夫家的事。不过，现在已是三更天，晚上走路不安全，还是天亮后上路为好。”父母劝小娇。

小娇怕天亮后，失鞋事被别人发现，惹人笑话，就执意要动身。父母不能勉强，可又不放心让她独行，就派家人张三挽了一头骡，送小娇回家。一路上，小娇心想，趁夜色回家，大家都不会注意她脚上穿的什么鞋和有没有鞋，一到家，婆母和丈夫也不会注意，这样，她只要悄悄地找一双鞋来换上，就把事情掩盖过去了。

小娇到了家门口，下了骡，取出钥匙去开门，不料门从里面闩了，开不进去，她只得敲门。婆母听到敲门，便出来开门，见是儿媳，惊讶地问：“阿强说你明天回家，为什么深夜还赶回来呢？你这样做，亲家会责怪吗？”

小娇在门口对婆母莞尔一笑，说：“听阿强说母亲又发病了，心里一直不安，所以急于回来，等不到明天了。好在我的爸妈也同意了。”说着她回过头去，谢了站在门外的张三，并叫他快些回去，自己回身进了屋。

婆母见儿媳如此孝顺，心里乐滋滋的，一迭声地夸赞小娇心眼好，体贴老人，一边提着灯火进房去了。

小娇见婆母进房，松了一口气，就快步走进自己房间。进

房后，她恐怕丈夫发觉脚上没穿鞋，也就不敢点灯，只是轻手轻脚地在夜色里摸索着，寻找用来替换的鞋子。

“谁啊？”阿强好似被惊醒的声音。

小娇听阿强问话，先是一惊，但马上镇定下来回答：“是我，我回家来啦。”

阿强听后，没有起床迎接她，仍然躺在床上，只是隔着蚊帐冷冷地说：“我以为你跟了那演戏的人走了，还回来啊？”

小娇听后，知道丈夫还在生她的气，不敢吭声。阿强见小娇不回话，又问：“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不点灯？”小娇这才回答：“夜深了，灯油也不多了，暗中也可以脱衣睡觉的么。”

阿强听了小娇的回答，猜到了她不点灯的用意，他忽地坐起身，有意为难她说：“让我来替你点支蜡烛。”

小娇慌了，她想阻止阿强，可是阿强早已下床，并点燃了蜡烛。俗话说：“烛火小似一粒谷，光照满间屋。”夜色中，烛光显得格格外明亮。烛光下，小娇不希望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，她急忙把失去绣鞋的右脚藏在裙下，不让丈夫见到。可是阿强早就见到那只右脚上没有鞋，有意冷笑着对小娇说：“你把脚伸出来让我看看，今天你的脚好像有点异样。”

小娇听说后，灵机一动，伸出了那只有鞋的左脚，也笑着说：“看你的，盯住了我的脚看，难道还会有女人不穿鞋走路的吗？”

阿强盯住看了很久，突然撩起小娇的裙摆，指着她的右脚厉声说：“这只脚上的鞋为什么没有啦？”

小娇第一次见到丈夫如此严厉，很是害怕，无言以对，她怔怔地望着丈夫，又羞惭，又惊恐，又懊恼。因为她知道，只有轻荡的女人才会丢失穿在脚上的鞋，人们总以为这是同野男

人幽会所致，或是赠给“相好的”作信物了。她是清白的，是一心向着阿强的，可是今天她一时无法辩白，她好冤呵！不觉间，泪水似断了线的珍珠，潸然而下。

阿强见她怔怔地坐在那里抹泪水，不去安慰她，反而更乘机发泄，放肆地骂了起来：“你这个贱骨朵，不听我的话，等我前脚走，你就和野男人——出我的丑，让我戴绿帽子，看我不刚了你！”说完，又逼问她鞋哪里去了。可是，小娇还能说什么呢。阿强见小娇不语，心里想也该收场了，便坐到床上躺下，可是嘴里还在说：“鞋子穿在脚上却不见了，这种事是可想而知的，我还能把你当妻子吗？”不久，他闭上了眼睛，喃喃地继续说：“等到明天……找到那只鞋子，嘿，杀……杀掉你……”说着说着，他呼呼地睡着了。

小娇第一次被丈夫如此羞辱谩骂，感到蒙受了极大的屈辱，又顾虑到明天丈夫把事情宣扬出来，邻居们会怎样嗤笑，再传到傅家村去，父母又会怎样呢……想着想着，她想不开了，便找了一条丝巾，挂在梁上自尽了。

阿强在睡梦中，只听见“啪嗒”一声响，以为这是妻子挪动凳子的声音，心想她准备脱衣服上床睡觉，可是半晌不见动静。他半睡半醒地转身一看，见妻子刚才坐的凳子翻倒在地，却不见妻子，往上一看，他大惊，“啊！”只见小娇悬在梁上，那只翻倒的凳子原来是妻子上吊时用来垫脚的！阿强急忙上前把小娇抱下来放在床上，可是他发现小娇已经气绝身亡，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，妻子竟会寻短见！他悔恨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又觉得大祸就要临头了。怎么办呢？他心想：“妻子深夜回来，估计不会有人知道，如果把她尸体藏起来，反过来咬定小娇的父亲没有把他女儿送回来，这样的话，大祸不是可以

免去了么。”于是，他把偷藏的绣鞋穿在小娇右脚上，背起她的尸体出门，往后山坡走去，到了朝阳寺前，把尸体投到了寺前的井中。然后，寂然回家，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，他很庆幸。这时正好是四更天，他在房中回想妻子以前的柔情蜜意和种种好处，不禁怅然惋惜。

东方刚露鱼肚白，阿强匆匆洗漱后，独自往岳家去了。到了岳家，他对岳父母说是来接小娇回家的。岳父母同声惊问：“不是昨晚已经送回去了么？”

阿强说：“没有啊！否则我大清早来干什么？”

岳父说：“是张三赶着骡子护送去的，叫张三来！”家人回报说：“张三大清早去东亨镇办事了，还没有回来。”这时，岳父也怀疑起来。于是，阿强同岳父一起去定州衙门报了案。

定州知州胡震亨，一向廉洁爱民，办案精明，他接案后马上派差役拘捕了张三。在审讯张三的时候，张三说出了他送小娇回家的情状，把小娇在门口同婆母对话内容说得历历如绘，证明他确实把小娇送回了家。胡公听了，立刻派人把阿强母亲传讯到案，阿强母亲承认小娇昨晚回家，供词与张三所供情况相同。胡公据此判断，小娇失踪的疑窦，集中在原告——她的丈夫阿强身上，于是一拍惊堂木，大喝道：“傅小娇在何处？李阿强快从实招来！”

阿强吓得伏地不起，只是不断地叩头。

“大刑侍候！”只听胡公声如霹雳，两旁差役也同声随着喝喊。

“小人招供，小人招供……”阿强吓得魂不附体，他知道再也隐瞒不下去了，就哆哆嗦嗦地把偷鞋、羞辱妻子、妻子自尽和投尸井中的过程，一一作了供述。接着又叩了许多响头，请

求饶命。

胡公下令让阿强画了押，并把他套上枷锁，决定即刻亲自启程赴现场勘查，押着阿强去指认尸体。

勘查队伍浩浩荡荡，逶迤来到朝阳寺前，在井边路上驻定。经阿强指认，胡公派差役及仵作去井边察看，井内确有尸体状浮物，便派水性好的差役下井起尸。差役们花了好大力气，井内井上配合，终于把尸体起上井台。然而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；起出来的尸体，不是小娇，却是一个光头和尚！胡公、差役们都大惊，阿强也愕然不知所措，围观的百姓也哗然喧嚷不停。仔细察看和尚的尸体，只见他额头被砸烂，已经僵硬，经过熟人辨认，他是朝阳寺内的净空和尚。胡公想：阿强招认投入井中的明明是小娇的尸体，怎么会变成了净空和尚的尸体呢？其中必有其他缘故，需要继续侦查。于是他不动声色，当机立断，下令：把净空和尚尸体在附近坡上就地浅埋，留人看守，把阿强押回府衙继续审问。

原来，案情是这样的：

小娇被阿强投入这口泉水井时，恰巧掉在水面下不深处的石坎上，没有沉入水底。经过一些折腾，闷堵住的一口气慢慢地缓解过来，竟然苏醒了。她渐渐恢复了知觉，忽然感到冷得刺骨，睁眼看看，周围昏暗，这时她想起自己上吊自尽的事来，暗忖自己已经到了阴间路上，不禁有点害怕，她下意识地用手抚摸胸口，只觉得水浸衣湿，整个身体淹在水中。她仰头一看，见到一圈天光，几颗星星在闪烁，“啊！”她大吃一惊，发现自己不在阴间，而是被投在井中！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油然而生，她大呼救命。

五更时分，东方微露曙色。朝阳寺净空和尚同平时一样，

起身第一件事是从井中汲水浇菜园，他走到井边，听见井里有女人求救的声音传出，他惊诧，怀疑是鬼，侧耳细听，觉得又不像是鬼，心想很可能是谁不小心掉到井里去了，就怯怯地挨上井台，俯在井圈上问：“喂，井里的，是人吗？”

“是人，大师父，快救救我！”小娇听井上有人问话，她仰头见井口出现了一个和尚，就高声喊着。

净空听井里说是人，便大着胆子又向下问：“你是哪个村子的，哪家的人？”

“我是李家庄里阿强家的女人，大师父，我冷得受不了啦，快救救我！”小娇回答。

净空听说是阿强的女人，他认识阿强，也不问她掉进井里的原因，只是想到救人要紧，但觉得手中汲水的吊桶绳太细，救人不顶用，就说：“阿强娘子，你等一等，我找绳子来救你！”很快，他找来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麻绳，挂下井去，向下喊：“阿强娘子，我挂下绳子，你抓住它，我往上提起来，救你！”

“好的，谢谢师父！”小娇一面回答，一面想用力抓住绳索，好让和尚救出井去。可是，她离井口有七八尺，手又被冻得僵直无力，不听使唤，加上肌饿力弱，所以几次试着都没能成功。

净空在井边急得满头大汗。正在这时，路上走来一个青年，他见净空和尚如此模样，好奇地上前来看个究竟，问道：“大师父在井边如此忙着，莫非吊绳断了，水桶无法弄上来，才累得这样？”

净空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后山坡林园里的青年园工朱标。他长得高大，比净空高出一头。净空告诉了他要从井中救出个女人，但又救不上来。

朱标一听，笑着说：“大师父，佛家慈悲，普渡众生，哪有这

样救人的？来，现在我把你吊下去，你把她从下面托起来，我在上面接应救她上来，然后我再挂绳提你上来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净空听后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又见朱标身高力大，连声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于是由朱标紧握麻绳，净空沿绳下到井中。他到了井中，用绳缚住在小娇腰间，打好绳扣，然后向上喊：“缚好了，快往上拉！”接着，朱标在井口往上拉绳，净空在井下托起小娇，不一会，小娇被他俩协力从井中救了出来。

小娇刚出自井中，衣服裙裤都沾湿，紧紧地贴在身上，肉体苗条的曲线毕现，她没能顾得上这些，正要开口感谢面前这位救命恩人，但见这个魁梧的陌生青年的目光正贪婪盯着自己身上看得出神，她不自然了，不禁含羞地背转身去。这时，朱标才回过神来替小娇松懈腰间的绳索，小娇那纤纤的细腰，颈项间白嫩细洁的皮色，胸部高耸双峰，女性特有的馨香，以及小娇的体温，引发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本能——对异性追求的欲望，他心头乱跳……他强压住欲火，定神细看，晨曦晓岚中的小娇，在背后青山绿树的映衬下，婉丽绝佳，就像出水的芙蓉，下凡的仙女，一股强烈的占有欲向他袭来，他的野性和兽性占了上风，他顾不得人间的道德伦理了！俗话说：“色把心窍迷，恶向胆边生。”于是，他定下了恶计，对小娇说：“这位娘子，请你往后面高坡上休息一回，我把井里的和尚拉上来。”可是，小娇刚往高坡上走了几步，只听见背后井中“啊！”的叫声传来，她回头一看，惊呆了，原来这个青年正搬起大石块往井中砸下去，刚才是一块，现在第二块砸下去，井中那净空和尚已经没有声音了。

小娇看到这一切，知道已经遇上了坏人，正想逃跑，可是那青年满脸杀气地挡住了她的去路。生性懦弱的小娇，这时见

四下无人，不敢喊叫，像老鹰面前的一只小鸡，无可奈何。

“跟我走，快！”朱标抓住小娇的手，厉声说。小娇惊魂未定地被这个陌生青年挟持着走，只觉得翻过山坡，大约走了两里多路，来到一片树林中的一个土室里。

两人稍坐片刻，青年态度变得温和起来，他假惺惺地欺骗小娇说：“这位娘子，你有所不知。刚才那和尚曾经对我讲过，他吊你出井后，要对你进行非礼，所以我奋力救你。今天我准备送你回家去，但是你的衣裳全部湿透了，总不能样走路，等干燥后就陪你上路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实在是没有恶意的。”并指着室内一捆干树枝，说：“点燃它，用火烤烤衣服，免得受凉患病。我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关上门自便吧。”然后他跨出门去了。

小娇单纯，没有见过世面，相信了他的话，原来的恐惧情绪渐渐消失了，反而感到他是救自己的好人，同时觉得湿衣服粘贴在身上又冷又难受，于是起身闩上门，在屋中央点燃树枝，火堆两旁绷了绳子，一件一件地脱下湿衣服，拧绞后挂在绳上烘烤。

岂料，朱标没有往别处去，他悄悄地躲进隔壁一室，偷偷地从窗缝里瞧着小娇。他只见小娇先脱去外衣，解下裙子绞水，后又脱下内衣和长裤，身上只剩胸兜和内裤，稍后她犹豫一会，连胸兜和内裤也脱下来挂在绳上烘烤。这朱标第一次看到裸体的女人，而且离得那么近，他见一丝不挂的小娇站在火堆旁，全身洁白如玉，只见她用双手按摩着自身取暖：一会儿抚摸酥胸，一会儿拍搦乳房，一会儿摩沙细腰，一会儿揉肚搓髀……连她那最隐蔽的部位，在火光中也显得清清楚楚。这时，他全身的血似乎沸腾了！他的兽性大发作，便破窗而入——原来他有意没把窗栓闩上——张开双臂，像老鹰抓小鸡